

吳縣陸澹盦撰著
蛟川倪高風校訂

啼笑因緣彈詞續集

李洪益書



冊下

版出花蓮館出版

丙子春月

啼笑因緣彈詞續集

蠻叟健書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月一日初版

啼笑因緣彈詞續

(全書上下兩冊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本書有
著作權

彈唱權

不准抄

襲轉載

自彈唱

版權唱
權印鑄

作 者 吳 縣 陸 澄 盧
訂 者 蛟 川 倪 高 風

蓮 花 出 版 館
電 話 五 三〇〇 四 號
上海華德路仁慶坊七十八號

天 發 祥 皮 貨 局
電 話 九〇 五二二號
上海南京路河南路

老九和綢緞局
中南飯店書場
福來猶太飯店
亞美公司
四川商店
東方飯店

印 刷 者
代 售 處
售 處

大 方 印務
電 話 三六一 一二二號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局

總發行所

上海華德路仁慶坊七十八號
電話五三〇〇四號

蓮花出版館

福來猶太嘜哩鷄飯店

新吃客天有天客老吃日到日角轉路西廣路馬四海上：址地

啼笑因緣彈詞 繢集下冊

吳縣陸澹盦撰著

蛟川倪高風校訂

第一二十四折 乞援

(淨關壽峯上)(引)自昔時危思將相。由來世亂識忠貞。(白)老夫關壽峯。前日打發女兒秀姑。去到遼都。聯絡李二痘痘一幫。爲何一去多天。還不見他們回來。(表)壽峯正在思念女兒。忽見一個勤務兵匆匆的進來稟報。(雜勤務兵白)稟總指揮。副指揮回來了。(表)壽峯聽說一喜。剛命勤務兵退下。秀姑和李永勝已經一同進來了。(武旦秀姑笑白)爸爸。我們去了這好多天。你很惦記我們了吧。(壽峯白)可不是嗎。爲什麼去的好多天。我很着急。怕你們鬧出亂子來。(秀姑白)我們一來一往。可說是一點也沒有耽擱。那矮窓盤查得很嚴。我們纏繞小路走。所以多了幾天。我們動身之後。這裏又出去打過幾仗了。(壽峯白)你去後我們又打過兩次仗。却過一

品要需令夏水是疫治伽頻

80008 南方汽車 電話口語租界

客車。都很順手。今天蓋三省又帶了三百個弟兄出去了。你們辦的事情。可辦好沒有。（末李永勝搖頭白）很難很難。不容易辦。碰到沒有心肝的人。有什麼話可說。（秀姑白）也不能說完全失敗。可是很麻煩。爸爸。你可知道那李二疙疸手下的參謀是那一個。真奇怪極了。（壽峯白）他們那裏的人。我怎麼能知道。（秀姑笑白）這人是你認識的。你不妨猜一猜。（峯壽怒白）你這不是存心同我過不去嗎。我的性子很急。你偏是慢吞吞的。還要教我猜一猜。我要猜得着。也不用來問你了。快說快說。究竟是那一個。（秀姑白）就是那沈鳳喜的叔叔。從前在天橋彈三絃的沈三玄兒。還有一個姓黃。聽說也是天橋彈三絃的。都被李二疙疸給收羅去了。（壽峯白）簡直狗屁。這種混蛋。可以當參謀的嗎。（秀姑笑白）可是他已經當了。你把他們怎麼樣。（壽峯白）這不管他。究竟李二疙疸的意思如何。（秀姑白）他開出三條條件來。一定要我們答應了他。才能和我們合作。（壽峯白）快說快說。怎樣的三條條件。（秀姑白）我說是說給你聽。可是你不要發脾氣。你一發了脾氣。亂跳亂蹦。我可有些受不了。（表）於是秀姑把李二疙疸那一方面的三條條件。一一的說給壽峯聽。壽峯聽。

小呂宋商店 西弄湯盆路京南

上海四路

廣西轉角

福來猶太嘿哩鷄飯店

各菜均用最上等原料烹飪別具風味

了。果然氣得暴跳如雷。（壽峯白）他媽的。這班王八蛋。還能算是人嗎。我不打矮子軍了。先打他們。（秀姑搖手白）你又是這樣的鬧脾氣了。他們雖然討厭。究竟是中國人。我們為什麼要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壽峯白）依你說。難道答應他們這條件嗎。（秀姑白）依我的主意。暫時答應他們。等收回了失地。驅逐了矮寇。再和他們算帳。（壽峯白）別的不要緊。他們先要二十萬塊錢。教我們那裏去籌劃呢。（秀姑白）他們先要十萬。其實有三五萬塊錢給他們。也可以了。只要他們不帮矮寇。我們便可以收復遼都。現在我們快去籌幾萬塊錢。這事情就好辦。（壽峯白）但是打那裏去籌幾萬塊錢呢。（秀姑白）我倒有一個辦法。從前樊先生來信。勸我到北京去一趟。在經濟上一定可以得到不少的助力。我因為餉械還可以維持。所以沒有去。如今倒可以去一趟。假使能夠弄到一筆款子。那末一切都解決了。（壽峯點頭白）好。既然如此。你就去一趟。只是你一個人去。我有些不放心。（李永勝白）北京城內。我是很熟悉的。還有我的老上司沈國英統制。對於國事。也很熱心。我想去找他。他也許能幫我們一點忙。不是我陪着副指揮去一趟罷。（壽峯白）好。老弟能一同

『花的愛』露香花香水味是愛你是愛人愛最愛的。

租界
電話口

八〇〇八

南市
三六九

一一一

去。我就放心了。事情辦好了。快些回來。（表）大家商議好了。休息一天。立刻動身。秀姑覺得和李永勝一同走。一男一女。有些不便。所以動身的那一天。就改了男裝。穿一套男學生的制服。自己鏡中一照。居然是一个英挺少年了。兩人帶了盤費。從李家堡起身進了第一關。望北京而來。一路上曉行夜宿。不必細表。那一日到了北京。如今這地方已經改稱北平了。國都雖然遷去。繁華熱鬧的情形。倒還和從前差不多。秀姑和李永勝商議。住在旅館裏。似乎有許多不便。李永勝從前在北京多年。朋友很多。隨便那裏都可以住。不用擔心。秀姑却決計拿了家樹的一封信。到陶公館去拜訪陶太太。看他對自己的態度如何。再作道理。當時李永勝便寫了一個朋友家裏的地址。交給秀姑。作為通信的地方。秀姑別了李永勝。立刻僱車往東四三條胡同陶公館去。到了陶公館門外。付給車錢。便去按大門上的電鈴。鈴聲一響。裏邊劉福出來開門。見門外站着一個穿制服的學生。不覺有些詫異。（秀姑含笑白）借問一聲。陶伯和先生可在家裏。（劉福白）我家大爺到南京去了。你貴姓。要找我們大爺做什麼。（秀姑白）我姓關。陶先生既然到南京去了。陶太太可在家裏。

福猶來唧哩雞飯店

○號電話
一七九號門出送菜
箱暖保菜送
最冷保險保
合衛生

一七九號門出送菜
箱暖保菜送
最冷保險保
合衛生

。請你通報一聲。我要見他。(表)劉福讓秀姑進來。關上大門。把他引到客廳上。可是心中非常詫異。似這等穿學生制服的客人。家裏從來沒有來過。而且要求見太太。不知究竟是何緣故。所以呆呆的看着秀姑。露出很懷疑的樣子。秀姑見他這樣。心中也明白了。便把家樹給他的一封信。從懷中拿出來。因為外邊包着一張白紙。所以劉福却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秀姑把紙包遞給劉福。(笑白)這一個紙包。請你拿進去。交給你們太太。他拆開看了。自然明白。(表)劉福接過紙包。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便只得拿到上房來。稟報陶太太。這時陶太太正在更衣打扮。預備要出去了。忽見劉福拿着個小紙包。忽然的從外邊走進來。(劉福白)大奶奶。外邊有一個客人。要見你。現在坐在會客廳上。請你出去。(陶太太白)是誰。你認識他嗎。(劉福白)這個客人好像沒有來過的。我不認識他。(陶太太白)既然不認識他。你怎麼會請他進來的。(劉福白)他教我把這個紙包送進來。說道大奶奶看了。自然會知道的。(表)劉福說時。把紙包遞給陶太太。陶太太接過來。拆開一看。內中却是一封信。信面上寫着「中國景州李家堡探交關秀姑女士收」下面署着「柏林樊穀」。

愛最入愛你是味香水香露花『花的愛』



「四個字。心中不覺一詫異。這分明是樊家樹寫給關秀姑的。怎麼會送到這裏來。再把信箋抽出來。仔細看了一遍。方知秀姑正在當義勇軍。家樹教他到北京來。尋他夫婦。要設法募捐軍餉。這樣看來。那來的客人。莫非就是關秀姑。（問劉福白）你可會問那客人。他姓什麼。（劉福白）他說姓關。（陶太太白）對了。那客人可是一位年輕的姑娘。（劉福搖頭白）不是的。是一個男客。不是女客。（陶太太詫異白）怎麼會是個男客。哎。是了。大概來的是關壽峯。可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兒嗎。（劉福搖頭白）也不是個老頭兒。乃是一個年輕的學生。（表）劉福這樣一說。弄得陶太太更是莫名其妙。這一種很重要而又祕密的工作。關家父女當然不會委托別人來的。那末這個年輕的學生。又是誰呢。陶太太想了一會。實在想不出來。只得跟着劉福。一同走到會客室裏。劉福把簾子一揭。陶太太踏進裏邊。只見沙發上果然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穿着一身學生的制服。眉清目秀。氣宇軒昂。那裏想得到這就是關秀姑所打扮的呢。秀姑看見陶太太進來。急忙起身招呼。（陶太太白）尊駕可是姓關嗎。（秀姑笑白）是的。（陶太太白）關秀姑是尊駕的什麼人。（秀姑笑白）陶

海上四路廣路馬轉角

福來猶太咁哩雞飯推獨步
美物廉價允……
喜慶最宜報

【唱】此番冒昧獨登門。我是責任非輕秘密行。遠望你莫怪荒唐能原諒。
而且是無端切勿告他人。我們是痛心國難同悲忿。所以便聯絡英雄作
義軍。不過是糧餉全無軍火少。以致於功虧一簣未能成。多蒙那樊君國
外傳書至。他也想手執刀槍殺敵人。可惜他身在歐洲難返國。只好是將

太太。你不認識我嗎。我就是關秀姑。今天剛到北平。因路上種種不便。所以改了男裝。我的來意。樊先生的信上。已經說明。陶太太大概早已知道了。(表)陶太太聽秀姑一說。方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學生裝的美少年。就是關秀姑所改扮的。頓時笑逐顏開。上前拉着秀姑的手。(笑白)原來你就是秀姑姊姊。我從前聽得表弟說

。你是個當世的俠女。可惜我無緣一見。心裏頭可非常的欽佩你。前兩個月。表弟有信給我。說你快要快到北平來募軍餉。關照我帮你籌劃。可是我盼望了兩個月。也沒有見你到北平來。想不到你今天忽然來了。因為你穿了男打扮。所以我再也想不起来(表)陶太太一邊說話。一邊拉着秀姑。並肩坐下。(秀姑白)多蒙陶太太見愛。

。我是來得很冒昧的。

華南汽車有限公司 80008

【陶太太接唱】聞言語。意歡欣。今朝是得見英雄慰素心。我想那自從三省遭侵略。當局的手握軍權不發兵。幸有那愛國英雄能殺敵。方知道關東未必便無人。雖知你居然巾幘威名盛。竟然是不讓男兒獨逞能。昔日裏代父從軍佳話在。想不到木蘭今日又重生。我本是國民一份難推却。當然要盡力幫忙表我心。且待我仔細商量詳計劃。必然有大批軍火與金銀。運往遼東助義軍。

(秀姑白)陶太太能帮助我。我是可以安心的了。我還有別的事情。不能多耽擱。我要走了。明天再來聽消息罷。(陶太太白)且慢。大姊這一次到北平來。住在那裏。(秀姑白)我還沒有定哩。(陶太太白)倘然不嫌簡慢。請你就住在這裏罷。我們相見恨晚。大家可以多親熱親熱。你是爽快人。千萬不要客氣。(秀姑白)既然陶太太這

美中鐘表總鏡公司

五路弄福對面

上海四馬路西廣路轉角

福來猶太哩鷄飯店

招 待 週 到 價 格 克 已

樣見愛。我就不客氣了。可是我這一次到北平來。非常秘密。還請陶太太替我守祕密才好。(陶太太白)這個你可以放心。我們這裏。絕對沒有人講出去的。而且我們的姑母。就是家樹的老太太。如今也在這裏。他很想見你。盼望你到北平來。已經好多天了。我帶你進去。見他一下。你們也可談一會。(表)秀姑聽說樊老太太在這裏。當然也願意見他一見。於是跟了陶太太一同走到上房去。陶太太一直把他帶到樊老太太的屋子裏。樊老太太正在寫信給家樹。忽見陶太太帶了個學生裝的少年進來。不知道是什麼人。心中十分詫異。急忙把筆一丟。站起身來。(陶太太笑白)姑母。你天天想念的關大姊。如今來了。(樊太太白)在那裏。(陶太太指秀姑笑白)這不是嗎。姑母。你還當他是男孩子嗎。他就是關大姊。因為一個人到北平來。路上不方便。所以改了男裝。(表)樊老太太一聽。喜出望外。急忙笑嘻嘻的過來招呼。秀姑留心看那樊老太太。果然是一位慈祥愷悌的太夫人。

【唱】慈詳愷悌太夫人。情意殷勤帶笑迎。我看他兩鬢微斑年五旬。不過是豐頤廣額好精神。你看他大家丰度端莊甚。而且得舉止溫和說話。

輕。大概他道德過人多學問。所以能住兒修到樊先生。我想到從來母教應當重。你看那畫荻丸熊有好子孫。怪不得家樹年輕人品好。原來他家中賢母教諄諄。可憐我從小失恃娘先死。祇有那嚴父相依苦十分。倘然我修得老人爲阿母。豈不是有人憐愛有人疼。免得椿椿自費神。

(表)秀姑上前招呼了樊太太。三個人一同坐了下來。(樊太太白)關小姐。小兒前月來信。說你快要來京。老身非常欣喜。所以日日盼望。爲什麼你到了今天。方能到來。(秀姑白)只因關外軍務緊急。一時不能動身。所以遲了幾時。(樊太太白)從前小兒在京被綁。多蒙小姐搭救。老身真是感激不盡。

【唱】昔年家樹在都中。他曾經遊玩西山綁匪逢。多蒙你搭救吾兒親冒險。所以我十分感激女英雄。可惜是天南地北難相見。不能夠道謝登門表寸衷。我也會寄信陶家賢伉儷。請他們專誠替我謝尊翁。那知道姑娘忽地回鄉去。幾年來踪跡杳然信不通。這好比見首神龍難見尾。我只好清香一炷謝蒼穹。想不到今朝得見姑娘面。真教我快慰衷腸喜滿胸。

舊恩獲報樂無窮。

電話：九七九號

福來猶太哩鷄飯店
隨送隨叫日夜不論遠近

電話：九七一號

【秀姑接唱】聞言語。喜笑融。說道緣何太太話謙沖。想我是出身本是蓬門女。幾年來倚靠椿庭家道窮。雖然是武藝家傳曾學習。但是那五經四子未全通。有一次家君得病床頭臥。當時是藥石無靈來勢凶。而且得囊橐空空難措手。怎能夠從容調治請郎中。多蒙得賢郎家樹心腸好。他能不惜金錢救我翁。所以我父女時常心感激。可惜是無從答報愧初衷。我惟有誦經禮佛虔誠祝。希望你福壽無彊永不窮。

(表)大家談了一會。十分親熱。從這一天起。秀姑就寄居在陶公館中。一方面通知李永勝。倘然國外有什麼消息。命他送到陶公館來。秀姑又再三要求陶太太。替他設法勸募軍餉。陶太太親自到何公館去。向何廉勸捐。這時何廉早已接到王麗娜的來信。請他毀家紓難。幫助秀姑。可是何廉的意思。這時麗娜和家樹已經畢業。正在動身回國。所以要等他們回國之後。再商量損款的多少。陶太太回到家中。告訴秀姑。秀姑心中十分焦灼。而且家樹的叔父樊端本。這時早已把口北關交卸。回轉

華德大上路摩西海路爲社福會服務而設

南 方 汽 車

橘紅顏色富麗堂皇新車百輛分站密佈摩登汽車日夜服務車夫和氣招待週到

天津去了。樊太太替秀姑寫了一封信去。却沒有回音。秀姑要想暫時回轉關外。等家樹和麗娜回國之後。再來接洽。但是樊太太和陶太太都不肯放他。那一日。秀姑正在和陶太太談論。決計要回轉關外。忽然劉福進來稟報。說外邊有一個姓李的要見。秀姑聽說。知道是李永勝來了。急忙走到會客室。却見李永勝果然坐在那裏。(秀姑白)李大哥。關外可有什麼消息到來。(永勝白)有一個電報在此。副指揮在這裏的情形。我早已報告總指揮了。這一個電報。是總指揮發來的。他說關外因為天氣太冷。正在休息。雙方沒有交戰。命我們不必着急。儘可以等款子籌到。帶了回去。(秀姑白)既然如此。我們就在這裏。多住幾天。等樊先生回國。他一定可以替我們想一個辦法。(永勝白)我這幾天還沒有遇見沈統制哩。見了他。一定也可以幫助我的。我走了。副指揮有什麼好消息。請你通知我。我若是能遇見了沈統制。和他談好了。再來報告你罷。正是。報國荊卿何日遇。輸財卜式幾時來。(分下)

介紹 · ·

——梅濁魁星。業經各國名醫三萬人同聲讚美。一致採用。全球三千二百萬病者實驗。均得美滿之結果。現在全世界尙無較此更進步之製劑也。

司公中美鐘眼表鏡 請到 眼鏡表 欲購

店飯鷄哩嘴太猶來福角轉路西廣路馬四海上

味香質厚在在有在意想不到的道味

別具風味

啼笑因緣彈詞 繼集下冊

續集下冊

吳縣陸澹盦撰著

蛟川倪高風校訂

第二十五折 說沈

「武生沈國英上」(引)感時欲灑傷心淚。拊髀每興伏櫪悲。(白)卑人沈國英。自從國民革命軍底定中原。北方政局。一同改革。我趁此機會。解甲歸田。四年以來。杜門不出。倒也逍遙自在。只是那沈鳳喜的瘋病。依然未能全愈。藥石無靈。心機枉費。近來國家阨厴。外侮頻仍。關外三省。無端斷送。想我身爲軍人。職司衛國。空懷敵愾之心。每興拊髀之歎。眼看着河山變色。國土沉淪。好不愁悶人也。(表)却說沈國英自從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早已解甲下野。不問政治。但是他仍住在京城內。四年以來。閉門謝客。連舊日的知己朋友。如今也不大來往。那鳳喜依舊住在沈家。他的瘋病。到底沒有醫好。但是態度比從前好得多了。不哭不鬧。只是

『樂獨康』服康健體身保欲

行車汽辦創商華之大最模規爲

啼笑因緣彈詞續集 第二十五折 說沈

二

笑嘻嘻的低了頭坐着。偶然抬起頭來問人家。只是「樊大爺回來了嗎」一句。人家不理他。他也就不再作聲了。沈國英看了他那種樣子。覺得很可憐。由哀憐他的一念。慢慢的居然就生了愛情。心裏急於要把鳳喜醫好。可是四年以來。什麼法子都試驗過了。然而總是沒有效果。所以沈國英對他。也有些灰心了。近來國英因爲關外的事情。十分忿激。恨不得立刻跳上戰場和矮子軍拚一個死活。無奈自己的兵權已經交卸了。從前的部下。都歸了別人統帶。雖然有一腔的熱血。簡直沒有揮酒的機會。只得罷了。那一日。國英吃過午飯。覺得太無聊了。想到湯山去洗澡。同時也可以賞覽些郊外的風景。打定主意。便吩咐當差的預備汽車。他將要動身的時候。忽地想起沈鳳喜來。近來好幾天沒有去看他了。不知他的病體如何。假使能夠好一點的話。倒可以帶他到湯山去一趟。呼吸些新鮮空氣。對於病體。是很有益處的。他想到這一層。便慢慢的踱到東跨院來。剛一進門。便聽得鳳喜的聲音。一聲高。一聲低。似乎在那裏唱小調。國英縮住了腳。聽了一聽。唱的乃是四季相思。音節很婉轉動聽。不像個有病人的樣子。其時沈大娘恰巧從鳳喜房裏走出來。見了國英。急

角街新大路馬四支店第一宋呂小